

限
鞋
緒
錄

卷三
卷四



07057

硯粧緒錄卷三

侯官林昌彝惠常

經部

聖人爲人倫之至孔氏爲禮法之宗孔氏三出妻之說爲異學讐言似不足信程子謂孔門出妻出於漢儒之說實未深考檀弓文耳毛西河謂孔氏之世出妻其說出於檀弓家語諸書家語出於王肅大不可據夫家語誠不可據若檀弓豈亦不足據乎然檀弓所謂出母蓋謂其所自出之生母非被出之母也非檀弓誤毛氏之解檀弓者不得其說也檀弓但云伯魚之母未明言爲出母孔疏遂以爲伯

硯粧緒錄

卷三

一

魚之出母非也平湖陳佑以陸玟卓辨書寄毛西河其載陸氏辨云伯魚之母死孔氏使之喪生母之喪子思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至期則猶哭則幾於匹嫡矣故嘆其非禮而伯魚除之如陸氏說是又以伯魚爲庶母所生矣毛西河則云孔子十九娶并官氏按并官當作并官錢竹汀近儒多緣左傳疏誤作并官今改正二十而生伯魚向使伯魚是庶母所生則十九所娶者妻也而期年所生又是妻子將孔子甫及冠而一年之間妻妾並娶有是理乎則知陸氏以伯魚之母爲庶母亦誤矣近儒姚姬傳云古之時臣可以仕再君女可以字再夫故其出妻也事輕於後世遂以孔氏有出

妻之事姚說失之江慎齋云按年譜哀十年夫子配并官氏卒

并官氏江氏亦誤作并官氏今正

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

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紱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非謂伯魚之於并官也初叔梁氏娶施氏生女九人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語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于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蓋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其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

硯菘緒錄

卷三

二

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甯從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也甘氏有功聖門特表而出之并補其所未盡之說昌彝按甘氏江氏謂孔子伯魚子思皆無出妻之事其說精矣而謂施氏無子不幸而卒則說尙未確也顧亭林亦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此自父在爲母之制

當然孔疏以爲出孔母者非夫伯魚之母苟爲孔子所被
出者則儀禮喪服所云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出妻之
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
其私親也伯魚旣爲孔子之後則不當爲出母服矣况伯
魚聖嗣也守禮法之宗豈未知之乎則子思云云先君子
喪出母定指孔子之於施氏非伯魚之於并官并官顧氏亦誤作开
官明甚因知孔子實無出妻之事然則據甘氏江氏顧氏
所云叔梁公有出施氏之說以無子而出則知孔門出妻
只有施氏其後孔子伯魚子思實無出妻矣今按孔門無
出妻事卽施氏無子叔梁公亦未嘗出之家語後序所云

硯桂緒錄

卷三

三

不足據也如謂古無子當出在七出之例此文雖見大戴
記然大戴記不嘗云三不去乎一曰有所取無所歸不去
叔梁公嘗生九女求婚於顏氏已過六十四矣是時施氏
應亦六十餘歲六十餘歲而改嫁在恆人猶無之而謂明
德達人之後而出此乎如必謂施氏有被出事明與大戴
記三不去之言顯背卽證之傳記亦未聞無子而出者帝王
世親云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未聞娥皇無子而出者
者左傳衛莊姜美而無子亦未聞莊姜無子而出者初叔
梁公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
婚於顏氏實當於施氏之卒後而娶顏氏也顏氏繼於施
氏者也孔子生三歲而叔梁公卒今以檀弓文平心讀之

則知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先君子實指孔子出母乃顏氏也孔子所自出之母也以其別於施氏故曰出母出母者生母也左傳莊二十三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文十四年傳齊出糶且長成十三年傳康公我之自出襄公二十五年傳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昭四年傳徐子吳出也以此證之則出母明其爲生母也孔子出於顏氏是謂出母其卒也宜服三年之喪故子思云道隆則從而隆也若子上則出自庶母也子思云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妻者齊也不爲伋妻則妾也明乎其爲子思之妾無疑子上之

視莊緒錄

卷三

四

母爲庶所出非可比於顏氏而加以隆禮也故又云伋則安能此疑有等殺卽有隆污之說也况當此時子思尙在其嫡或亦在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不喪云者不行三年之喪而但服期服耳檀弓云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蓋不復三年喪於所自出之庶母也子上之出母庶非嫡妻故子思不使白喪之厭於嫡且子思在亦屈於父也儀禮庶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不敢並尊於嫡也王子有其母死其傳請數月之喪皆可爲孔子父在爲母期之證張氏孟常云孔子不會出妻出母非被出之母乃謂所自出之庶母也此說得之惜未發明

任氏啟運禮記章句多發明精義今人何以不讀任書而讀陳浩集注乎或以其錯簡典禮內則少儀諸篇而棄之是未知注之善也

易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

治恩揜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

彖斷首之次七日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測曰庚斷

甲義斷仁也竊按日在甲爲早庚从貝爲續古文早倫甲

者開其始故彖傳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曰无

初有終革以三成故革言三就申命行事皆先三後三者

以此彖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二五也柔皆順乎剛

硯桂緒錄

卷三

五

五陰所以亦取象乎牀也蠱卦利涉大川何也蠱者坤之

初乾之二而成蠱也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

乾坤故曰利涉大川或云蠱變爲乾巽變爲震故蠱甲而

巽庚指初四也初順二而二无咎
四順五而五悔七

孔奭軒所著書以詩聲類爲最精最妙蓋能得古音學之原

而能發人神知也

古人以細繩系石而彈謂之繳射見皇侃
論語疏玉篇磻以石維繳

也說文磻以石箸堆繳也纂文磻射石也西京賦磻不特

絙往必加雙薛綜注沙石膠絲爲磻楚策被磻引微繳姚

伯聲注磻以石維繳也可證也案謝靈運山居賦縗綸不
投置羅不披磻弋靡用蹄

筮誰施自注八種皆是滄獵之具磻或作滄廣韻磻纜繳
石史記楚世家若王之於弋誠好之而不厭則出寶弓磻
新繳集解引徐廣曰以弋傳弋繳曰磻或通作
婆後漢書馬融傳矰婆飛流此系九而彈之證

古者霜降迎女水泮殺止謹案荀卿子云霜降迎女水泮殺
止韓詩語與荀子同胡承珙曰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
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君則據周禮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以仲春爲婚月案毛韓之義皆本於荀卿管子

幼官篇春三亞十二始亞合男女秋三亞十二始亞合男
女管子所謂秋始亞在白露之後卽荀子之霜降迎女也
春始亞在清明之後卽荀子之水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
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

硯桂緒錄

卷三

六

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水泮而
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管荀
皆周秦古書董楊又漢代通儒說皆後先膾合其義不可
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蓋鄭說本
於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答云有女懷春謂
女惡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疇彼
小星喻妾侍夫人蔽芾其樛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
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其說皆孔優於馬若張融所
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其實鄭正
據定在周官今攷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

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自是霜降之候正以昏禮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若中春非爲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禁奔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時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說

硯鞋緒錄

卷三

七

甚精確

杜注左氏傳多謬戾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婦人無諡也而於聲子生隱公注云聲諡也是爲自戾

傳曰采芩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謂無徵也其語甚精自來小人之讒君子不能顯攻其失或毛舉生平一一細故如臧倉謂孟子後喪踰前喪之類又其甚者捏造閨門曖昧不明之事如或謂陳平盜嫂歐陽公報甥女之類人主聽之不覺其讒而君子漸不見信遂至於

終身不能復振吁可畏哉

讀詩
劄記

鵜食魚之鳥也梁有魚之地也不能食魚則不濡其翼不濡

其味矣赤芾治民之服也厚以赤芾貴其能治民也不能治民則不稱其服不遂其媾矣讀詩樹記

許慎說文水部義水長也引詩曰江之美矣案說文永長也

引詩曰江之永矣說文多以毛爲主而間亦兼載三家義

攷韓詩字作漾見文選登樓賦注所引薛君章句則此作

義者是魯詩也爾雅釋詁曰義長也說與此同卽釋魯詩

江之義矣郭注乃云義所未詳何其疎漏乎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賜書日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後漢

書姜肱傳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

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詩之有益人倫如此孔子所謂

硯桂緒錄卷三

詩可以興可以觀者此類是也

史書多言嬰城自守按嬰者纏繞之謂也陸機赴洛中道作

詩世網嬰我身李善注引說文嬰繞也今本說文作頸飾

飾也嬰與頸非一字則解不應同孫綽天台賦方解纓絡李注引說文

嬰繞也纓與嬰通李善兩引說文唐初本可據繞者纏也

一切纏繞如頸之纏頸故其字从嬰越絕書嬰榮楯以白

璧榮榮疑司馬法大夫嬰弓山海經嬰以百圭百璧謂陳

之以環祭也又燕山多嬰石言石似玉有符采嬰帶也故

史凡言嬰城自守皆謂以城圍繞而守也

詩有五際所以列始終推得失考天心明王道之安危也漢

書翼奉傳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始終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按翼奉治齊詩所舉師說乃齊說也孟康引內傳者乃齊詩內

傳文

也後漢書郎顛傳引詩緯汎厯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

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李賢注引宋均注云神陽氣

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毛詩大傳正義引詩緯

汎厯樞以釋五際云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

候聽二際也

按齊詩五際並數戌而詩疏不及之亦非據郎顛傳注戌亥皆爲天門亥爲革命當一際

則出入候聽宜則戌當一際矣

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

視註緒錄

卷三

九

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按詩有五際其略可舉者如卯酉之際爲革政卯天保也酉祁父也天保爲蒼受命之始祁父兆平東遷之象午亥之際爲革命午采芑也亥大明也采芑則宣王中興大明則武王變伐黃石叁三易洞璣云自文武至幽平三百八十年文王至思叁六篇在文王庚寅火始之歲日在癸亥癸亥甲木之始爲一際又曰崧高至召旻七篇在宣王甲午火盛之歲日在乙未乙未木德之宅是爲五際昌彝按火始者周以靈威仰受命東方木也木生火時方熾故曰火始也火盛者宣統共和之政修車馬備器械火德復興故曰火盛也自宣以降幽也

平也周室微矣而際終焉際終而詩亡矣雖國風微矣終於陳靈列國尙有風詩可採而王朝之風雅蕩然無復存矣

說五際者當與三基相配三基者何按後漢書卽顛傳注云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又卽顛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注言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曲阜孔氏廣森云其法以三十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

視卦緒錄

卷三

十

爲孟率十年一移故謂之三期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戌仲之始前卅年而建光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承平七年入辛仲又前卅年而建光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有九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十年而得周亡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年實爲午孟之八年也故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凡推三期之數皆從亥仲起者陰陽之氣分於西北西北者乾位萬物之所資始故以是起數中候臆雜戒云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在相期者謂詩之三

期卅年爲世期各十年一移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

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穀梁傳曰震雷也電霆

也疏曰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

云電霆也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

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是也按衆經音

義九卷引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

雷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開元占

經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明冥

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

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明久而復

視註緒錄

卷三

十一

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
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又云公庶子生就側室說者

皆誤以妻將生子月辰自己居於側室不知古人凡妻妾

生子皆就側室不專以側室屬妾及妾所生之子也側室

者夾室也次燕寢謂妻妾生子不使居正室也

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代之始以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

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

爲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禮記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

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之月言始雨水是驚蟄爲正月節

雨水爲二月節熊朋來引祝子經謂驚蟄在雨水之前孔仲遠禮記正義云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經統厯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孔氏謂爲劉歆所改亦未得確證攷工記注昌鼓以啟之日曰孟春之中氣也或疑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攷工記注啟蟄正月中太系卦氣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下注云律夾合今之雨水在驚蟄前觀太亨卦氣舊說疑非劉歆所改亦未必爲僧一行所改或晉太和以後淺人所改耶班氏漢書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卷篇以考伏生經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亦云得古文逸

硯菴緒錄

卷三

十一

書十六篇段茂堂說文序注謂伏生所有以及所無皆爲古文矣許氏說文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案許氏所謂春秋蓋春秋經也志之春秋古經十二篇卽指春秋經而言以春秋爲壁中古文不言左氏傳許氏說文序下文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此非壁中書乃漢孝惠三年除挾書之律而後獻者也段氏謂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意經傳皆其所獻據班志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蒼所獻者非也許氏序旣以經系之孔壁而以傳系之北平侯此明言左氏傳非孔壁書也段氏又疑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春秋二字爲衍文然張蒼所獻左氏傳並春

秋卽與獻春秋文與壁中春秋文合可知若左氏亦是壁中書則許氏何必別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耶

世惟知伏羲之易爲先天黃帝之易爲後天而中天易則多

不知按中天易者神農之易也周禮太卜掌三易千合升

注曰于或作于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

小成之易伏羲之書也文王因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

山之易列山氏之書也夏人困之初乾初與初艮初兌初

犖初釐初震初巽此歸藏之易軒轅氏之書也商人困之

夏得人統故建寅而首艮商得地統故建丑而首坤周得

視羗緒錄

卷三

天統故建子而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

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稗史彙編謂邵康節先

天後天源出於此今讀易者惟知有先天後天不知中天

者神農之易也

周官太卜掌三易二曰歸匪按歸匪與連山二易並亡其逸

句僅存於爾雅邢昺疏所引者有曰瞿有瞿有瞿有魴宵

梁爲酒尊於兩壺兩踰飲之三日蕪士有澤我取其魚此

等句似古歌謠邢氏所見未知何據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

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

比例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脈萬絡一
氣貫通前後互推端委悉見所以韋編至於三絕江都焦
循云卽此韋編三絕一語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孔子讀
易如此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不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
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韋編三絕乃解則失之矣
易之一書聖人教人遷善改過之書也窮可以通死可以生
亂可以治絕可以續故曰爲衰世而作達則本以治世不
得委於時運之不可爲窮則本以治身不得謝以氣質之
不能化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
聖人括易之全而言之又舉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斷之云不占而已矣占者變也恆者久也羞者過也能變
通則可久則無大過不可久則至大過所以不可久而至
於大過由於不能變通變通者改過之謂也此韋編三編
之後默契乎義文之意以示天下後世之學易者舍此而
言易詎知易哉

易爲大譬喻之書凡勸人改過者皆設大譬喻故託象數以
爲言易者象也象者像也乃專主義理而排象數則卦爻
中曷爲多方設象且言狐言鬼邪且言狐何以言三狐言
鬼何以言一車耶其言象者皆設大譬喻之辭而易之義
理卽寓其中蓋理處於隱聖人設象以顯之理處於虛聖

人設象以實之虛者實之卽祭祀爲尸之意也隱者顯之卽鑄鼎象物之意也故曰易者象也使人觀象玩辭而理見焉聖人牖民覺世苦心非漢儒納甲爻辰卦氣諸說所能窺其象亦非宋儒嚮壁虛造所能知其理也

孫綽天台山賦曰羲和亭午按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暝日初出曰旭日昕日晡日温日照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將暮曰薄暮見宋人纂要

復在君道爲撥亂反正修身下改過從道皆君德也上爲元惡負固君德已就乃可征之五未正而用師敗之道也少康德成然後討澆光武卽位收河北然後征赤眉此其義

視羗緒錄

卷三

五

也

文選幽通賦云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六臣引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爲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案魏王基碑稟天素皓爾之質零陵先賢傳諸葛亮謂劉巴曰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志也因悟太素本作天素故注言天質後傳論爲太爾皓卽顥字說文顥白兒引楚詞天白顥顥李翁邨

閻頌精通穹皓亦借皓字爲之

家齊案文選班孟堅答賓戲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

註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據此知浩皓字本相通古本孟子浩然本作皓然故項岱釋之如此孟軻養素六朝人語李瀚蒙求用之註者昧其由來不知卽今本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語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引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好此學者謂尚書之學也按此語難解見水經注王伯厚困學紀聞載鄭志張逸問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攷鄭志康成孫小同其解棘下生亦未明康成稱我先師似指張恭祖言然二人中子字安國字皆不可曉或正義節芟有脫誤也疏證謂之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猶公羊傳子沈子但鄭於安國恭祖述其字非親經受業者比似不得稱我先師古文書傳謂安國今云亦好此學語意不合猶恐未

確

硯鞋緒錄

卷三

六

或問易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履霜堅冰至何以爲順案乾行成屯蹇則盈坤卽通鼎睽以順之乾行成謙復則失坤卽通履姤以順之如冬甚寒則承之以春夏甚熱則益之以秋是爲時行此之謂順若夏而益之以溫冬而益之以涼同而不和非順之道也故褚遂良陸贄爲順李勣裴延齡則諂而已矣

楊升菴丹鉛總錄訂訛云近峯間略說李公推卯字引伊川語錄云柄鑿者推卯也推卯圓則圓推卯方則方又引金史張中字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鉤帶謂之鼓子卯今按升菴所引殊誤推卯當作龔牡龔字出攷工記及文

選注考金史列傳載張中孚弟張中彥手製小舟纜數寸許不假膠漆云云諸匠無不駭服是小舟之製乃中彥非中孚且非中字也陳無功庶物異名疏卷十一鼓子卯一條亦沿丹鉛總錄之誤均不考原書案集韻上聲樵亦不作樵从木不从才升菴著書往往舛譌如此

箋同

衛正叔禮記集說後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沒前人之善也錢唐杭堇浦有續禮記集說余未見其書惟于錢輔宜讀書襍錄採其自序云衛氏集說采輯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卓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然則

硯菘緒錄

卷三

七

據堇浦自序似於衛正叔書所採諸家有不滿者故惟舉陸農師一人堇浦書未知如何如衛氏輯說採至三百餘家今諸家之書所存者不及十家則衛氏之功鉅哉宋以前凡有禮記說者衛氏採之無遺特未知杭氏之書於本朝以前凡說禮記者亦採之無遺否耶

楊子雲太彖經嫗其膏案嫗當爲麗玉篇以麗爲吉孕字淮南精神訓一月而膏文子九守篇精氣爲人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是太彖之嫗其膏乃孕其膏也

蕭子良云說文所引籀書卽大篆新臣甄豐之臣也

新臣謂莽

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爲之故與古文異也

近卽詩經在近王舅之近今本詩經誤作近非也近義與矣
字同說文訓爲採詩之官本字之義也訓矣字別一義也
牙與牙異形異義牙卽互字見毛詩傳今人誤寫爲牙

說文鮪鮪也周禮謂之鮪案玉篇鮪鮪鮪也則說文當作周
禮謂之鮪卽承上文鮪字解引春獻王鮪也周禮無鮪字
說文誤段氏以上林賦李奇注補說文周禮謂之鮪蜀謂
之鮪鮪十字然非許書原文存其說可也

毛詩拾遺一書太平御覽以爲郭璞所撰曲阜桂馥札樸以
爲高允撰見北史

韻書字類可計者唐韻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字廣韻二萬
視桂緒錄

卷三

六

六千一百九十四字集韻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李登
聲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俱係實數

儀禮士虞記云旣殯備火古者喪禮旣殯以後備火之法最
詳士喪禮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王制惟
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正義云未葬之前屬紼於輶
以備火災攷古者未葬以前天子以至庶人皆殯於家天
子諸侯載匱以車謂之輶叢木於輶上爲棹形而塗之謂
之叢塗又以紼繫輶車以備火災急則爲榆沈以出之鄭
注檀弓所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使引輶車
滑是也有急者謂有火也大夫士卑不得設輶載匱以軾

軸大夫殯於西序三面塗之士殯於西階之上掘肆見衽
又塗之塗之者備火也軼軸亦可挽而行雖有火不爲匱
患也古孝子之用心思患預防如此後世軼軸載柩之制
不行開元政和禮及司馬氏書儀猶有累壑塗殯之文至
家禮明會典一切廢之置棺中堂承以兩發覆棺以衣外
飾帷幕於是鄰里不戒於火而災及親匱者多矣夏斂云
古人殯柩備火之法最利在軼軸塗暨猶其次焉者也古
人繁重之制具有精義呂新吾培擊儀禮謂坎棺加塗近
於人死斯惡之說亦不達禮之甚矣

詩古訓是式毛以故解古道解訓謂故昔之大道也鄭以先
視註緒錄卷三

九

王解古遺典解訓故曰古訓先王之遺典也以書而論典
謨訓誥唐虞三代之治法存焉以禮而論道德仁義堯舜
禹湯之心法備焉式者法也是式者以是爲法也此章言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則所謂古訓者卽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之類尙非泛指
一切之古訓也近世儒生不顧經文上下之語氣毛鄭明
白之訓解竟以爾疋之釋詁釋訓當之似非本詩之首夏
斂譏其非毛鄭之義有以也

外傳人有言曰兄弟讒鬪侮人百里當塗夏心伯謂此可爲

詩兄弟闋于牆外禦其侮之注脚

李善注文選所引蒼頡篇三蒼聲類字林諸書多依隨文選俗字非本書原文如引說文仿佛作髻髯輒作輻玃璅作的礫隕作頽此類不可悉舉或據爲本書左證則因誤而誤矣

易林爲焦贛作見漢書考漢書方術傳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又許曼傳祖父峻善卜占之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續博物志後漢崔家篆著易林四卷再考之唐書藝文志管輅著周易林四卷張滿周易林七卷據此則作易林不獨焦氏已也

硯菴緒錄

卷三

十

易比原筮元永貞何也王者之興必有天命原筮者再筮再筮而不違則足以永貞矣故无咎謂非天命允歸不足以當此故象曰以剛中也周興文王受赤爵武王受赤鳥此原筮之符也

莊子釋文曲字書作迟廣雅作叵物曲也一曰曲受也札樸謂匚傳寫之誤當从乙曲字古文作匚此變爲匚也

江都汪孟慈太守名喜孫容甫先生嗣也得古鼎有甾國粵夫之文余案粵夫卽肘腋也粵卽肘字夫从大象人兩臂夫俗師不知更爲銛腋字非也史記世家襄子剖竹有朱書云二至於後垂且有侂王夫爨龍面兩鳥燭夫爨也正

義索隱皆不注其義其偶未深考耳

說文後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有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昌彝據各卷首計數實九千四百三十一文重一千二百七十九後叙所計字數有誤

今所傳錯本說文非許氏原本故多脫落許書偏傍有之而諸部不見蓋脫誤也非本無也如說文有薊瀏字而無薊字說文有誌字而無志字說文璋字云从土駢省而無駢字說文有稀菴而無希字說文有濯摧字而無崔字說文有晚字而無免字說文有油宙字而無由字凡此皆原本所有而傳寫者脫落也

硯莊緒錄

卷三

三

說文論事有不善言論也隸變作亮魏志高柔傳昔仲尼亮司馬之憂集韻謹就也韓詩室人交徧謹我案就乃諫之譎諫或作諫故與就形近致誤

李善注琴賦云思元賦曰天地煙熅百草含葩鳴鶴交頸雉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曲阜桂馥札樸云案後漢書張衡傳作百草含葩古音與和爲韻昌彝按麻古音迷則葩古音與麻同部和古音姬在歌韻歌古音姬思元賦所引不誤若據張衡傳作含葩雖與古韻亦合殊不知葩有迷音也

論語崔子弑齊君下文猶吾大夫崔子也兩崔子當作高子
謂高厚也案一切經音義引鄭氏論語注魯讀崔爲高今
從古是則魯論作高古論作崔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古
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
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也
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
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
同惡矣文子歷至諸邦蓋見其柄國者亦多孱弱庸徒故
曰猶吾大夫高子耳論衡別通論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
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正用魯論之意其

硯鞋緒錄

卷三

三

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鄭氏考齊
魯古三論語爲之注故以古論定魯論也但鄭注已佚下
兩言高子未知鄭本若何耳皖江陳氏立云左傳襄六年
高厚崔杼定其田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九年齊
高止出奔北燕注止厚子可見高氏之不振矣陳氏此論
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許君說文云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讀

與豨同按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

徐鉉本二豕字皆誤爲豕

以明之爲豨从豕

徐鉉本豨豕二字誤爲豨豕

豨从彘皆其聲以是明

之

徐鉉謂此語未詳此未知許義也

凡豕之屬皆以豕昌彘按漢時隸書

多不正啄啄當取豕聲而誤從豕蠶當從豕而誤从豕故許君於此辨之謂誤以豕爲豕豕爲豕耳豕字卽代豕字豕之爲豕則傳寫之誤也段注說文改蠶爲蠶辨別更不分曉

逸周書周文王時犬戎獻文馬案文馬當作駮馬說文駮馬赤鬣編身目若黃金名曰馮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从馬文文亦聲春秋傳曰馮馬百駮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是作文馬者別字从省也

說文尸部居篆下云居踣也从尸古者居从古俗字作踣又云俗居从足徐鍇繫傳踣作屣所謂俗居从足也足部踣

視鞋緒錄

卷三

三

踣也此踣字乃鉉所增尸部屣之作踣亦鉉所改

說文踣踣也段茂堂強改踣爲居毫無依據其謂與尸部居踣也爲轉注武斷極矣轉注者必建類一首同意相授居在尸部非建類一首可謂誤之又誤也

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注曰萑蘭涕泣闕干也

是以萑蘭爲汎瀾文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萑瀾注萑與

汎同說文引詩澮與滂方汎汎兮

今說文誤作汎汎

汎與洄同徐

氏音父弓反漢書地理志作灌灌亦皆讀汎汎皆水盛汎旋之貌此皆一聲通假之證

南子亦作男子古南男通男子爲衛靈公夫人集解云等以

爲男子者陸氏釋文云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蓋南
子是女人今稱爲子是同等於男子之稱矣所以同等爲
男子者以其爲公夫人本有小君之稱故曰子也有不達
此注妄去等字作以爲男子者故陸氏辨之臧琳說盧抱經
謂南男古通據此是夫人等於男子故稱男子也近人多
不知其義

圭中必見禮經必釋通謂圭以組繫之恐其失隊也某氏校
儀禮改必爲心謂爲圭之中心殊屬武斷

鄭康成注周禮傳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
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據此

視莊緒錄

卷三

三

妻妾之多起於周代周以前無是也後世宮姬之盛西晉
多至萬人皆周啟之也

周禮冬官作考工記其鱗之而注曰之而頰頰也蓋頰謂鱗
屬之面旁也頰謂鱗屬之頤頤魚游泳必動其頰與頤所
謂作其之而是也

校書之難全在學識學識精者鈎稽古本善於精別如邵二
雲郝蘭皋二家近代治爾雅爲最校經典釋文者數十家
而盧抱經集其成王懷祖父子及段茂堂深於訓詁之學
博通萬卷顧千里精于校讐諸家於爾雅釋獸能虎醜其
子狗皆不能辨夫虎子名狗古所未聞諸家何以並無聞

疑載疑一語及之耶然其誤始于李巡郭璞案左傳疏引李巡云熊虎之類其子名狗郭注引律捕虎購錢三千其狗半之集韻引漢律捕虎購錢三百其狗半之狗熊虎子案狗狗二字皆誤考列子釋文說白豹云爾雅熊虎醜其子豹豹爲熊虎之子也是狗狗皆豹之譌虎子爲豹人所共知千古疑案一旦渙然冰釋矣

陽湖孫觀察星衍校書有獨見精確者如枝爾雅釋草其萌蘗滄卽權輿釋詁權輿始也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郭景純以滄屬下非是案釋草葭華蘼蘆莢亂其萌蘗滄葦黃華榮說文夢蘗滄葦艸之皇榮也夢卽萌蘗滄卽蘗滄

硯桂緒錄

卷三

五

芋上不及滄曲阜桂未谷謂觀察之說實有徵據

諸城劉衛川泌

乾隆間人

精於校書嘗謂左氏傳士會當爲士會

本杜姓去木存土詩桑土韓詩作桑杜是也又謂趙衰當爲趙衷其字子餘釋詁衷多也易謙卦以衷多益寡是也桂未谷謂晉先穀當爲穀故字彘子鄭公子喜宋樂喜並字子罕罕借字當爲衍故宋公子衍字樂父此皆語有根據迴殊肌斷也

集韻每引李舟切韻桂未谷云徐鍇說文韻譜爲徐鉉所加切音卽李舟切韻舟建中初爲金部員外郎兩奉使宣諭劉文喜及梁崇義者也昌彝按徐鉉當作徐鉉

京氏易以卦氣值日其法精密桂未谷考易軌而得其說蓋以坎震離兌四卦卦別六爻爻生一氣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

吳郡趙氏虛光曰通古今曰釋詁以今合古曰釋言釋其所釋曰釋訓

禮含文嘉云夏姒氏祖以薏苡生王充論衡奇怪篇云儒者稱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似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頸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案緯書所言吞薏苡吞

視菽緒錄

卷三

三

燕者乃言二女所發祥之事王充泥於言下則古緯書所言無非怪異然緯書之言有不可信者亦有可信者

曲禮百年日期頤案期頤二字不連讀鄭注期猶要也頤猶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王懷祖謂期之言極也詩言思無期萬壽無期左傳言貪捰無厭念類無期皆是究極之義百年爲年數之極故曰百年日期當此之時事事皆待於養故曰頤射義云旒期稱道不亂是其證朱子云十年曰幼爲句學字自爲句下至百年日期皆與此句相類

廣雅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

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案賢亦訓勞賢勞猶
劬勞故毛詩云賢勞也桓寬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
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竝以賢爲賢才失
其義矣

夏后稱氏殷周稱人或疑稱氏者褒詞也稱人者貶詞也此
緣白虎通之誤梁皇侃論語疏云夏后稱氏殷周稱人者
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
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
通又云夏得禪受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
而伐取之是由得人之故故曰人也案白虎通前說稱氏

硯菑緒錄

卷三

三

爲褒稱人爲貶以春秋之義定三王理有未合五帝以前
皆稱氏黃帝有熊氏堯伊耆氏舜有虞氏而夏亦稱氏者
以系出於顓頊也王亦稱氏卽白虎通所云重其世故氏
係之是也若殷爲契之後周爲棄之後稱以爲人則從其
世代之近而言者也何嘗有貶之之詞

望羊卽望陽蓋目望視太陽也字又作洋或作望洋解非也
案春秋元命苞武王柔肩望羊晏子春秋杜篇望羊待於
朝大戴禮武王望羊哀十四年左傳長而上僂望視杜注
目望羊字又作洋莊子秋水篇河伯始旋其面目眇洋向
若而歎釋文引司馬崔云眇洋猶望羊仰視貌案作陽不

誤論衛骨相篇武王望陽桂未谷云周禮內饗豕盲眊而交曉腥杜子春云盲眊當爲望視賈疏云內則爲遙望之字山陰李信云望陽言能望視太陽如丁謂者也

字有形聲義三者說形者以說文爲最說義者以爾雅毛詩傳通俗文爲最說聲者以本朝同文志爲最同文志以三合爲音最爲精的視孫叔然之反切勝之遠矣今徐鍇說文繫傳音乃朱翱所加多不的切學者欲求音學之精須究心同文志

三恪或以爲三統之義或以爲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謂有土王之後所以通三緒之義者五經異義引公羊家說

硯桂緒錄

卷二

三

也謂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者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也說文引春秋傳曰呂陳備三宥鄭康成駁異義詳陳恭甫先生五經異義疏證

說文五百二十部九千餘言實爲字書之祖非若爾雅十九篇之多收俗字司馬相如之草木篇多變舊文魏江式齊顏之推頗詳其義較之唐陸德明顏元孫張參唐元度周郭忠恕宋張有諸家爲近正然元孫自謂能參校是非較量同異立俗通正三例定字名曰千祿字書殊不知外失不少如以藝藝闡稷禘爲上俗下正而不知正亦爲俗

字潔潔槩稍棹權爲上通下正而不知下正皆非正字虫蟲啣鄙爲上俗下正而不知虫啣皆爲正字禰祢貽貽神冲効效爲並正而不知禰貽神效本非正字塗途爲並正而不知皆爲俗字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似於許書未嘗屬目者

陸德明爾雅釋文云江東人呼稻米爲秣米嚼稻米以治漆瘡驗此古方之見於釋文者也

梁書沈約傳曰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宵衿窺其妙指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昌硯菴緒錄

卷三

五

彞案齊書周顒傳顒始著四聲陸厥傳亦分四聲皆在沈約前是分四聲不始於沈約也

封氏聞見記云魏李登有撰聲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魏書呂靜作集類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顏氏家訓謂韻集有分章猶後八分部也近儒錢辛楣云漢世言小學者止於辨別文至魏李登呂靜始因文字類其聲音雖其書不傳而宮商角徵羽之分醜實自二人始之

孟子以傳食於諸侯傳字近人作平聲讀誤孟子音義引丁音云傳食言轉食也讀去聲朱子集注直戀反案此句以

傳二字宜逗不可作一氣讀以傳宜爲周禮地官司闕所
云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凡通達於天下者必
有節以傳輔之鄭注節爲信傳說所齋操及所適案孟子
游說所至列國有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
諸方舍則授館遣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傳
食於諸侯謂操節傳以相食於各國之諸侯也若讀傳爲
平聲則謂孟子輪轉食於諸侯人何以疑其泰

河圖括地象言昆侖爲地首岐山爲地乳桐柏爲地穴熊耳
爲地之門烏鼠同穴爲地之幹汶山爲井絡大行爲天下
之脊隋杜公瞻編珠引春秋括地象云河有九曲發昆侖
硯菽緒錄卷三
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卷重山爲地咽
貫底柱觸闕流山爲地喉至洛汭爲地要至大伾山爲地
齒至大陸爲地腹至碣石入于海爲天臍鄭康成注禹貢
東過洛汭至於大伾云伾爲地齒底柱闕流爲地喉鄭注
伾爲地齒云云不稱他說當是傳寫之誤耳

字音有唇喉齒舌牙合宮商角徵羽各地方有各得五音之
一而極清者以舌音論之舌音有舌頭舌上之音吾閩人
衆音並歸於舌故遇舌音之字能分深淺亦自然之正音
也知朝夕之朝爲貂知否之知爲低通徹之徹爲鐵纏繞
之纏爲田此吾閩分舌音之深淺精於各地方地氣然也

韓詩外傳解酌詩云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
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
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
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
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
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
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
避醜也直行性情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
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
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避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
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
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
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說文本篆下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案此說極確易之
六爻以下爲本上爲末與此合

楊子雲

楊作揚漢書誤不可從
段茂堂經韻樓集辨之

太彖經非說易之的解特備

一家之言耳

穀梁春秋經戊午日下稷案稷是日同稷爲是之假借字易曰
日中則昃孟氏易作稷說文昃日在西方時昃也謂日在

西方則景側也

說文晷日景也釋名曰晷規有如規畫也此謂以表度日也
大雅既景乃岡傳謂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也左傳謂之陸
趙孟視蔭卽視景也卽今之影字也

周易與連山歸藏爲三易則周字非謂周代之周也案周易
爲卜筮之書故秦燔書獨不之禁其得以傳者正以其卜
筮爲名而不之禁故授易者不絕也惟周易取周流六虛
之義不可不知

六書本義實不可失如說文忠敬也从心中聲恕仁也从心
如聲此本義也若程子解忠心爲忠如心爲恕則失之

硯桂緒錄

卷三

三五

陳第讀詩拙言曰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
中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
韻書者宜權輿於此

硯桂緒錄卷四

侯官林昌彝惠常

經部

戴東原毛詩說篇篇自作小序盡斥齊魯韓毛不用一字邵陽魏默深謂戴氏距周時三千餘載何以知某詩某序起出齊魯韓毛之上乎戴氏注書之弊往往以叫囂之詞說經余無取焉

孟浪者猶畧舉梗概也莊子齊物篇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李頤曰孟浪猶較畧也崔譔曰不精要之貌左思吳都賦若吾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畧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劉逵注曰孟浪猶莫絡不委細之意案莫絡卽孟浪一聲之轉有聲無文其義卽存乎聲也

硯桂緒錄卷四

喪禮喪事不陵節注云陵躐也楚辭九歌陵余陣兮躐余行陵躐之義本此

漢書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案穆天子傳吉日戊午薛燭所稱吉日良時亦謂午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集傳所載平王宜曰襄公諸兒說其失有五一則作之非其時二南諸篇悉本文王大妣之化雖遺風久而猶存要其所附當無過康成以上雜以平桓

後詩無乃不倫實甚一則采之非其地王姬下嫁既係東周事於召南遺民有何關涉安所取是事而歌之復安所得是詩而錄之一則稱之過其實宜白之崩在魯隱三年王姬歸齊桓在魯莊十一年平王果係宜白則天子洩父之卒實先平王所云平王之孫當生於平王未崩以前迨歸桓時其年當不下四十以王姬之貴至四十始下嫁歌之者方將傷年齒之垂暮病婚姻之失時而乃首詠唐棣繼詠桃李曲傳美盛於託物起興中曾二南中詩顧立言之誣至此一則齊桓宜稱侯不宜稱子魯莊十一年王姬歸齊維時桓爲齊侯已三年矣豈復有齊侯爲之父者身

硯桂緒錄

卷四

二

爲侯不稱侯父不在乃稱子於義何居一則齊桓於襄宜稱弟不宜稱子據管子大匡篇史記齊世家及杜氏左傳注桓與襄並出僖公襄非桓之父乃桓之兄從而弟之則可奈何竟從而子之合而觀之是說之不可用蓋斷斷矣或者遷就其說謂桓既僖子以齊侯指僖可無以弟爲子之嫌曾孫亦孫以孫指桓王女可無稱過其實之病抑思五失雖免其二而其三者究何以爲解至或據魯莊元年王姬歸齊卽指齊侯之子爲襄則其失更有甚焉將以是詩爲美耶以襄之昏淫無狀而可美孰不可美者將以是詩爲刺耶玩其詞旨津津有美何得爲刺且以二南之盛

而美刺參錯豈復成正風體例耶然則平王齊侯的係何人曰平王依毛鄭指文王自安周語稱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亦其一證齊侯毛鄭俱無明文意者其呂伋乎或疑他詩皆稱文王何獨此篇乃稱平王曰平王之稱於詩猶甯王之稱於書耳書大誥君奭諸甯王鄭氏注某氏傳皆謂文王以禮記緇衣所引周田觀文王之德證之君奭之甯王爲文王尤確然可據是書中文王可稱甯王安見詩中文王獨不可稱平王或又疑書中甯王蘇氏蔡氏皆不指文王曰卽從蘇蔡以甯王與甯考俱屬武王而武王甯王於書旣不妨錯出安見文王平王於詩必不容互見或又疑文武諡號可移外此何不聞有此例曰元王桓撥契不諡元而稱元武王載旆湯不諡武而稱武長發篇明明可徵何云無有或又疑平王之平旣非指諡齊侯之齊若仍指國文法未免參差曰長發所稱均一湯而忽湯忽武前後章不嫌文法參差君奭所稱均一文而忽甯忽文上下句不嫌文法參差况平王齊侯判屬兩人尙何參差之足疑且如所疑卽一諡一國對舉文法亦曷嘗畫一耶

翟灝四書考異搜考頗爲宏富案前漢書中所引四書異文至多均未之引如董仲舒傳已有十餘字他傳志更多可謂疎畧

朱鬱儀博學多聞於書無所不讀而采用羣籍別白眞僞去

取碁巖駢雅七卷凡所甄錄皆刺取周秦兩漢及六朝以

上確有依據之書間採唐宋以來諸大部類書諸家說部

亦皆足資考證始爲編錄一切猥褻僞撰之書無一孱入

書目俱在班班可考也

方氏通雅猶引天祿閣外史其鬱視中尉書去取之間蓋不侔矣

儀一齋書目僅見於提要所云考明陳第著書亦有一齋

書目然但名其所著之書非藏書目也鬱儀書目雖未得

盡見第就駢雅考之如十三經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太

平御覽等書所錄皆與宋元板合且自元以下各書板本

尚不止一部十七史則監板耳明刻叢書亦與今本無異

硯耕緒錄

卷四

四

蓋原書校刻本不精也若杷本東廠本建甯坊刻本間亦

有之視今之坊本直槐榆之與橘柚耳子書亦鮮善本今

校其書往往與坊行本合若近代盧氏畢氏王氏孫氏諸

家所校之管子荀子墨子晏子呂覽淮南六韜孫子吳子

司馬法抱朴子皆遠勝於明刻然以之校勘此書多不盡

合益近代諸家所校之本鬱儀皆未之見而坊本及近代

繙刻之本極多固宜其字句之未盡合矣

向取近代張氏澤存堂叢刻曹

氏椒亭五種王篇廣韻以證駢雅多不合近得明內府大

字本篇韻以校鬱儀之書若合符節訓纂引書於書目內

必列所見板本蓋以此也案陳氏第藏書目名世駢雅原善堂見朱氏彝尊明詩綜卷四十九靜志居詩話

刊本今未之見昭文張氏刻本與舊鈔本錯誤甚多不勝

枚舉然亦有鬱儀採用之書與今互異者雖明知字有舛異未敢輒改第於本條下注云某當作某而以所見之書

標明篇名卷數以備稽考如釋詁櫛遡舒展也櫛當作櫛

遡當作遡方言十二疏證引廣雅玉篇翁夔隱蔽也翁當作翁漢書司馬相如

下翫辛鏢委眾多也辛當作辭委當作委廣雅釋詁繁憤臯積

也憤當作憤淮南子傲真訓阨薛狹小也薛當作薛漢書揚雄傳上矧矧

矧矧短小也矧當作矧矧當作矧廣雅釋詁疏證邊椽末

也椽當作椽古文苑枚乘柳賦章注潰虹森漫也虹當作虹文選吳都賦劉

淵林注河淥迴旋也河當作河文選江賦飄滾不明也飄當作飄

集韻上聲五裂荊介蒂也裂當作裂鵠冠子世兵篇踣踣傾倒也倒當

硯粧緒錄卷四

作側文選魏都注廣雅釋詁詔僧擾也僧當作僧說文解字第三輶贅暨也

輶當作輶廣雅釋詁疏證鯽鯽眾飭也飭當作飾文選笙賦注芻膠不

密也芻當作芻玉篇上肉部廣韻四去聲芻不常也芻當作芻玉篇上八部

泌澗相楔也楔當作楔文選上林賦司馬彪注萌萌在也萌當作萌

爾雅釋訓正義安難温也難當作難說文解字第七燉溷鬱熱也

燉當作燉文選風賦釋訓愴愴悲憐也愴當作愴集韻去聲七燉燉

愴極也飢當作飢方言十二疏證 眊糜驚劣也糜當作糜集韻入聲十

詭詭怯劣也詭當作詭集韻平聲二嘿屎狡獪也嘿當作嘿方

十疏濂竦輕薄也竦當作竦集韻上聲六吹獻欺謾也吹當作

吹獻當作獻集韻平聲二耆鞮勉強也鞮當作鞮廣韻釋詁曹憲音姪

隨美好也隨當作嬌方言一廣雅釋詁 醜涎言不正也涎當作涎

玉篇上舌部 賴覷闕也賴當作覷說文解字第八段氏

注 忼憎恨也憎當作慳集韻去聲八 佯反闕劣奕弱也反當作

反闕當作闕廣雅釋詁 疎證 疎羸蹙也羸當作羸玉篇上立部 擡搥動

也搥當作搥廣雅釋詁 迎逾走也迎當作迎玉篇上走部 愞偏狹急

也愞當作愞玉篇上心部 釋名稱歟鮑鼻息也鮑當作鮑玉篇上鼻部

部 釋宮徽行明修漢晉殿名也行當作音明修當作修明

御覽一百七十五居處部 象章鼎效漢觀名也象當作豫效當作郊御覽一百八

部引漢宮殿名 一百七十九居處 金華晉閣名也華當作光御覽一百八十四居處部

閤名 閤晉宮 掇儒短柱也掇當作掇釋名釋官室第十四 壁帶爾雅釋宮釋文同

硯桂緒錄 卷四

構也構當作構說文繫傳十一 釋服食甲襜汙襦也襜當作襜方言

四 鬐髀面衣也鬐髀當作髀鬐廣雅釋器 繞矜君也矜當作矜

方言四 疏證 毘毘屬也毘毘當作毘毘廣雅釋器 麤麤麥屑也麤當

作麤廣雅釋器 醜濛酒也醜當作醜集韻平聲一 警舊味醜也警當

作警玉篇下西部 釋器 籥篳車徹構也徹當作徹廣雅釋器 籥免罟也罟當作罟廣雅釋器 籥篳竹網也籥當作籥集韻

平聲 籥籥籠也籥當作籥廣雅釋器 籥專籥毒也籥當作籥字

二 書無筮字方言 簡籥籥也簡當作簡廣雅釋器五 鈹鏡小

鑿也鈹當作鈹集韻上聲六 衿囊飲馬橐也飲當作飲方言 筮

槍箠也槍當作槍御覽三百三十七兵部 靈姑鉦旗也鉦

引廣雅及何承天纂文

當作鉅

左傳昭公十年

釋天溟滓小雨也滓當作沐

太子經

釋地

八紘東南大窮眾安安當作女

淮南子陸形訓

釋草苳蓐瞿麥也

萁當作萎

爾雅釋草釋文引廣雅經史證類本草八引同

釋木枸椽香果也椽當

作椽

嶺表錄異卷中

齊鄆齊匱也鄆當作墩匱當作廬

酉陽雜俎卷十八

租稼樞高千丈租當作租

神異經南荒經廣記四百十引作

東荒釋蟲魚

蛭蜥蠹痢也蠹當作揚字書無蠹字

正字通虫字

瓦瓏海蛤也

瓏作作瓏

嶺表錄異卷下

虹江蟹也虹當作虹

文選江賦

石野錯如錫野

當作野

御覽九百三十八鱗介部引臨海水土記

釋鳥鳩鷓鴣雀也鳩鷓當作鷓

鷓鴣

廣雅釋鳥曹憲音

于闐謂金翅鳥為磻鱗當作鱗

通考三百三十七四

奇十

釋獸毛淺者謂之號猫猫當作貓

爾雅釋獸

硯桂緒錄

卷四

七

詩不長夏以革毛傳訓夏為大革為更鄭訓夏為諸夏俱未

協李氏光地又訓革為兵革謂文王身在方伯為諸侯之

長專尚文德不以兵革按上句云不大聲以色以猶與也

言不大聲與色也此句對文不應與之異解夏斨引王博

士云夏用木革用皮皆鞭撻之刑解經簡而確不可易矣

案長常也言文王不大用聲與色不常用夏與革以治民

而民化其德咸不識不知以順帝之則也

唐書楊收傳曰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均也李善注傳毅

舞賦注繁欽與魏文帝賡於引樂計圖徵曰聖人往承天

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鷓冠子曰五聲不同

均音灼注子虛賦曰文章假借可以叶均案經典傳注舊史言均卽今俗韻字凡周禮之成均及以律立鍾之均後漢書聽樂均隋書黃鍾均皆韻之本字也莊周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嬗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卽天韻也此莊生談韻之至精者也司馬遷曰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此史遷談韻部之至精者也

視聽緒錄

卷四

八

詩小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箋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案十月之交以下四詩序皆幽王箋皆改爲厲王非也金壇劉始興字子彥撰詩益二十卷內論詩次獨得孔子編詩之意其論大小雅云小雅所以繼大雅也小雅起鹿鳴終瓠葉三十七篇所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不與美刺時事之詩同例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雅終於江漢常武宣王之時小雅六月采芑繼之所謂繼大雅也大雅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詩者所以終大雅也雅亡於幽王故也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惟列宣幽

其世衰矣孔子編次雅詩至於幽宣之間而慨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所用朝會燕饗樂歌諸詩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終篇之義而編次之大畧如此今核序於小雅但有宣幽之詩則不應有厲王之詩明矣箋說非也

毛詩增韻鐘下引說文當也又酒器又量名徐鉉本無當也量名二義徐錯說文韻譜鍾當也又酒器亦量名案韻譜非錯原本乃其兄據李舟切韻增訂者廣韻鍾當也酒器也又量名與李舟切韻同毛氏不知出切韻以爲說文疎矣洪武正韻又沿其誤

硯桂緒錄

卷四

九

詩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兩無正責君子也或謂兩無正三字上下有誤字兩無正不可解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不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爲怒嘗切齒之言身櫻小人之忌而不顧忘身謝者也其責君子也爲委曲推索之詞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出忘其身謀並欲人之忘其身謀者也嗚呼事君之節備矣

墨子書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張萑菴謂此書與兔置之詩合亦學詩者一異聞也

日本山鼎井七經孟子攷文所據之本多與中華異有可信

者有不可信者阮芸臺先生十三經校勘記多採其異文
謂有可與中華舊本互相證者實不足據

五經文字艸部有蘆字云見禮經注近見江南人文集賦中
有用此字者案士冠禮注簠簋竝從竹說文口盧飯器以
柳爲之或从竹去聲亦不从艸惟類篇謂或作蘆

郭忠恕佩觿分校校爲二字案玉篇校校也此與顏子犯而
不校合周禮夏官校人釋文云校字從木若從手旁是比
校之字耳

囚者就也我去囚人也宗者主也人來主我也解囚宗者自
當分別今以左氏傳證之言囚凡有七桓公十五年鄭伯

硯桂緒錄

卷四

十

囚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一也僖公十七年齊雍巫囚寺
人貂以荐羞於公有寵二人成公二年楚巫臣奔晉因卻
至以臣於晉三也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
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四也襄公二十三年變
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五也襄公三十年初
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而事趙文子六也定公八
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仲志五人因陽虎而
欲去三桓七也我之囚人義見於此

龔諷仁易圖余及門耀孫之子也弱冠登進士第改庶常散
館以復字入詩闋卷者以其誤讀平聲置末等因改知縣

余案此古字正作平聲說文兀篆下云兀高而上平也讀若夙攷夙古音在元寒部今韻在四十四諍今韻十月者元之入聲兀音同月是以跗亦作跗其平聲讀如涓則夙古平聲亦讀涓之證跗古音在段氏音韻表十四部今音五忽切夙讀平聲按之古音實不誤

同里家鈍村孝廉一桂著周官私記一百卷凡三易稿而成書體例效衛正叔禮記集說自鄭注賈疏至近代採輯至三百餘家不加斷語與禮記集說爲一例說周禮者必不可無之書也凡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已衛正叔集說惟恐不出於人周官私記一書亦猶是也

硯菴緒錄

卷四

士

周禮貉隸掌與獸言夷隸掌與鳥言此古人通鳥獸音之證是介葛盧公冶長知鳥獸音非妄語也

陳氏啟源曰古籀之文一亂於斯再亂於邈而邈又甚焉原其變隸之初務在去煩趨簡往往曲爲遷就以便俗書於古人製字初心不能復顧是可慨也陳氏之論甚確今案朋形異鳳履義非舟言失帛聲父無杖恠奔走殊天趾之形丹衰異垂毛之義戎早離於甲義舜鄰去其炎文本紆而今直者支木干求之首本析而今連者莽豸尾並之身以致孝季難分茲茲易溷變億而爲億改繆而用終更角而作函舍阜而取厚蜀還變壽棄乃爲乘庚形正而反偏

出體衰而顧整惟諧俗目莫觀原文至於施作偏旁尤多
譌舛如立心疑小挑手似才去首如云艸頭辭甘易艸爲
井在奉春則溷大在昇莽則溷刀省巳爲下於御印則疑
邑於遷卷則疑已恩配從凶喪鬼從由而同作田刷與賚
從火絲帛從巾而並作小郭之臺滄之臺皆爲享字恆之
舟回之回俱作日形似四而非四者鑿之皿賣之囧與權
羈之网翠曼之目似西而非西者卓之鹵覆之囧與遷與
之凶桌桌之鹵又勺之与句之旨與勺相類弘之乙昌之
乙與△不殊又支似文肉舟如月敷以方而易寸躬去呂
而從弓墓作堇末作禾旨作卩力作力俱就約而舍多畝
爲布肩爲有靈爲灰罾爲者並移左而居右誰分市莫
辨口口凡此僭差難勝指摘者也

說文改篆下云殺改逗大剛卯巳逐鬼彪也此辟邪之印篆

見於秦漢以前者也殺篆下云殺改逗大剛卯也巳逐精

彪

彪俗本
作鬼誤

服虔晉灼注司馬彪輿服志言其制詳矣段氏

懋堂謂殺從殳者謂其可擊鬼也

易爲寡過之書其制爲卜筮者繫辭所云因貳以濟民行也

貳疑也民愚不可正以易道告因其疑制爲卜筮高允筮

論云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

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巫之曰大吉王默然

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无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甯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如允之說所謂因貳以濟民行也吉凶本於善不善告以趣吉避凶正使之爲善去不善也聖人裁成輔相所以爲神而卜筮之用所以爲大易道不明而愚民乃以禍福轉移之說乞靈於卜筮於是遂舍善不善而專言吉凶則以易爲術數小道重視火珠林並舍易辭別爲占法其術益賤聖人所以濟民行者豈如是哉

說文戊篆下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段懋堂注

硯桂緒錄

卷四

三

云六甲者漢書曰者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許謂戊字之形像六甲五行相拘絞也案段注謬誤戊字五畫有五龍之形而無六甲之象豈可云象六甲邪且戊字象形之義何必取五龍又何必六甲邪案天數五地數五自甲至戊其數居十之中漢書律厯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曰戊中宮也以天幹加地支爲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天幹數十地支數十二天幹之五行皆二身分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是已地支五行金木水火皆二身惟土有四身辰戌丑未是也蓋土分王於四季辰春之季月也未夏之季月也戌秋之季月也丑冬之季月也

辰屬春與蒼龍合德所以辰之禽星爲龍也五龍者五辰也六甲之中惟甲午旬無辰是旬有六甲六甲之中惟有五辰辰爲龍故曰六甲五龍也天幹中央戊己龍之象不屬之己而屬之戊何也六甲甲子爲旬首甲子旬有戊辰六甲中無己辰此龍之象不屬己而屬戊者職其故歟段氏謂戊字之形象六甲五行此則未曉其義而姑妄言之也

同里陳思賡茂才啓承言音韻之學嘗著韻學標準補音性至孝居父母喪皆百日啜粥三年不入內室周槃蔡順今再見也

硯鞋緒錄

卷四

西

記曰不學博衣

衣依通古本作衣

不能妄詩衣者何廣譬喻也衣亦

作依博依者比義也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云衣者隱也廣雅亦云衣隱也漢書藝文志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韓非子難篇云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呂氏春秋傳言篇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言聽而好聽高誘注云聽謬言載成公賈之聽云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

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史記楚世家以爲伍舉事伍舉曰願有進隱裴駢集解云隱謂隱蔽其意時楚莊拒諫故不直諫而以烏爲譬喻使其君相悅以受與詩人比興正同故學詩必先學隱也其後宿于冕鍾離春東方朔皆善隱宿于冕事與成公賈同司馬遷以爲滑稽蓋未識古人之學耳

說文尅篆下云事有不善言尅也引爾雅尅薄也案爾雅無此文玉篇事有不善言也又疎薄也廣雅疎禱也曹憲注世人疎禱之尅水旁著京失之矣

杜預爲杜恕之不孝子也其注左氏傳與孔子作春秋之義

硯桂緒錄

卷四

五

大悖人多忽之三國史杜畿傳注云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尙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熱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收羅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軍事於是預遂忘父仇而竭忠於司馬氏預目見成濟之事而其作釋例解集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節卽用以爲己飾也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懼而作春秋春秋者所以誅亂臣賊子也左氏之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暈而杜預則曲揚其亂而暢衍之與春秋之義大悖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克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

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母丘儉李豐玉經則仇牧孔父嘉之
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辜於成濟已儼然託於大義而
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
稱君辜此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啓之也是預
忘父仇而欲報司馬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則預之心可
誅矣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
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志在苟免孔父
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
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
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

硯菘緒錄

卷四

去

洋若秦若堅廣他若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皆以預注
春秋左氏而爲之便於是杜預之說遂盛行於晉於宋於
齊梁陳矣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故事是以用杜說作
正義而賈服之說由是而廢劉炫雖有規杜尙未能摘其
奸而發其覆近代補左氏注者若顧亭林顧復初惠定宇
張阮林以下約數十家辨杜之失者名物訓詁而已而杜
氏注左與春秋相悖之大旨無有及之惟焦里堂有見及
此余本其說而申之以春秋誅心之法誅之曰杜預逢迎
司馬氏忘父仇也

說文鱣下引傳曰伯牙鼓琴鱣魚出聽案鱣魚諸書或作漣

魚或作潛魚皆由聲也而然淫者大也則鱣爲大魚可知
伏生所傳真今文尙書二十九篇並百篇之序不並太誓此
爲說今文尙書之定案若必紛紛聚訟閻百詩有尙書疏
證毛西河則有尙書冤詞以亂之宋半塘惠定宇辨太誓
非逸周書中之太誓而王西莊孫淵如江良庭又引逸周
書太誓以亂之段懋堂今文尙書撰異二十九篇精矣焦
里堂尙書說叢鈔並東晉僞古文五十八篇而並列之皆
說經之遺憾也

晉祁奚見春秋內外傳而不及其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於去

私篇祁黃羊云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於開春篇云祁奚

硯桂緒錄

卷四

七

梁伯之子祁黃羊也兩經互證高誘所據必有所本案祁
大夫壽陽相國春圃先生遠祖也相國以周官職方幽州
澤藪曰獯養獯从奚聲養从羊聲疑其聲中有義有足與
大夫名字相發明者道州何子貞師云大夫字曰黃羊不
得畧去黃字單執羊字爲說務求其義則莫如爾雅獯羊
黃腹之一語矣說文獯黃腹羊也爾雅此文當獯字爲句
羊黃腹爲句左傳皤其腹言其肥白也羊之肥白者曰獯
其腹多黃以理推之黃爲中央土色凡物之肥大者腹必
多黃故黃有大義羊而黃腹曰黃羊猶人而黃髮曰黃耆
也說文奚从大緜省聲緜籀文字系者繫也凡可繫牽之

物而大腹者皆可稱奚莊子至樂篇羊奚比乎不尊釋文引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則大根駭人有是羊之大腹奚奚然故有是名矣郭氏於播羊黃腹下注云腹下黃至爲簡當奚字黃羊奚大也黃羊腹大名字相因之義如此昌彝案吾師說自確覈光澤何顧船比部有祁奚字黃羊說三篇根據亦該洽以篇長未錄

說文鼠部鼯豹文鼠也爾雅釋獸鼯鼠豹文鼯鼠郭璞讀以豹文下屬云鼠文采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攷文選注藝文類聚皆引竇氏家傳載此事系之光武時竇攸以豹文爲鼯鼠則同惟唐書盧若

硯桂緒錄

卷四

六

虛傳云時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職方辛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盡驚段茂堂謂他人讀爾雅皆豹文鼯鼠爲句終軍竇攸辛怡諫從之許讀爾雅鼯鼠豹文爲句盧若虛从之其是非訖難定也案說文有鼯無鼯疑爾雅六字爲一句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游女漢神也非江漢之游女也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文選江賦注及初學記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漢皋臺下遇二女說文引韓詩內傳逢二女魅服與言曰願請子

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
卽亡矣回顧之亦卽亡矣案內傳述鄭交甫事證漢神詩
以漢女之神不可犯興之子歸必借禮也若以游女爲之
子則此詩之義索然矣焦氏易林喬木無息漢女難得陳
琳賦曰贊皇師以南渡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歎
神女之所游亦以游女爲神女與內傳說合

春秋始隱終麟杜預謂春秋因獲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
於所起此說允矣何以託始於隱公之元年杜預謂平王
東遷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則其說支矣漢興以來至
近代說春秋者不下數百家均未有言之確切者余友鎮

硯鞋緒錄

卷四

充

江柳賓叔孝廉名興恩治春秋穀梁之學數十年殫思竭
慮豈志精專而後知春秋託始於隱之旨儀徵阮芸臺相
國稱其書爲專家絕學何言之公羊子桓公以宜立穀梁
罪桓公以不宜立宜立則罪在桓不宜立則罪在隱傳曰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是則
成父之惡也如傳意則隱在惠公爲賊子傳曰爲子句受
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廢天倫忘君父如傳意則隱於周室
爲亂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所謂賊者
豈待刺之刃乃爲賊哉成父之惡卽賊子矣所謂亂者豈
但犯上作逆乃爲亂哉廢倫忘君卽亂臣矣烏乎以輕千

乘之國者而不能逃亂臣之誅然則千秋萬世臣子之懼
心必自隱公始矣况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惠
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託始於惠也傳曰讓桓不正見桓
之弑逆隱實啓之也併明其無庸託始於桓也且惠反諸
正以與隱隱乃不行卽位之禮以啟桓是隱之納於邪也
然則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之託始於此卽於
不書公卽位見之孔子志在春秋故知我罪我之言亦出
於不得已此春秋之微言而卽春秋之大義也烏乎仲尼
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
明義首發此傳春秋之旨炳於日星以視左氏傳曰不書

硯糕緒錄

卷四

三

卽位攝也公羊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間也果
孰當乎果孰當乎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
之謂也范甯序襄杜預說而小變之謂孔子慨東周之變
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亦豈知穀梁之旨者哉
烏乎自漢以來穀梁師授旣不敵二傳之多至嘵嘵於廢
疾起廢疾之辨抑未也近刻 皇清經解凡千四百卷爲
書百八十餘種其中經師七十餘人公羊左氏俱有專家
而穀梁缺焉其著述中兼及之者如齊召南侍郎經傳考
證王尙書引之經義述聞又多沿其支流鮮克舉斯大義
興恩故發憤卒業於此並思爲穀梁集大成

虎無角者也而有角者謂之虬

說文虬委虬虎之有角者也廣韻曰虬似虎能行水中

麀有角者也而無角者謂之麀

說文麀大麀也牛尾一角武帝漢郊祀志皆曰郊

獲一角獸若鹿段懋堂云武帝所獲正是麀蓋麀似麀無角大麀有一角則謂之麀當時有司因一角附會爲麀也

馬無角者也而有角者謂之騶

見爾雅

配鹽幽未說文未部菽篆下云配鹽幽未也廣雅說飲食曰

寢醎鬱辟幽也幽與鬱同義以豆鬱之其味苦宋玉招覓

曰大苦鹹酸辛甘行些案大苦豉也辛謂椒薑也甘謂飴

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

皆發而行也釋名曰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

嗜齊人謂豉聲同嗜也段懋堂云齊民要術說作豉必室

硯桂緒錄

卷四

五

中温煖者謂幽未也食經作豉法用鹽五升謂配鹽也

皋澤古同字皋之字同於澤以皋有澤義也詩小雅鶴鳴於

九皋韓詩章句云九折之澤王充亦言鶴鳴九折之澤左

傳牧隰皋杜注謂皋爲澤之坎離騷步余馬於蘭皋王逸

注澤曲曰皋至於洛神賦之蘅皋司馬相如傳之平皋亭

皋皆訓爲澤則皋與澤其義同者也逸周書文翰者若皋

雞孔晁注皋雞似鳧而冀州謂之澤特也稱皋雞爲澤特

明乎皋與澤方言同矣左傳襄十七年澤門之哲陸德明

釋文云澤門本或作皋門則澤與皋爲古同字也明甚史

記武帝紀泰乙皋山封禪書作太乙澤山注澤一作皋亦

可爲澤泉同字之一證也水經注潁水又東南徑臬城北
卽古臬城亭春秋經傳公及諸侯盟臬鼪者也臬澤字相
似名與字乖耳如酈道元之說則臬字亦有作澤者矣王
觀國學林云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臬縣河內郡平臬縣
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臬縣河內有平臬縣前漢書用臬
字後漢書用罌字觀國案字書罌羊益切伺視也其字形
與其音其義皆與臬不同變臬爲罌以澤字從罌故也雖
云假借實失其義如王氏說似以澤爲臬則可以澤字去
水爲臬則不可然罌字同澤而去水已見於荀子之書荀
子正論篇云代罌而食唐楊倞注罌香草也或曰當爲澤

澤蘭也按旣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鄭注澤澤蘭其卽
荀子之所謂罌者荀子下文又云側載罌芷以養鼻注云
罌當爲澤寫遺其水耳顧氏隸辨引此以爲古或省水非
遺其水也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蔞掩爲司馬子木使
庀賦鳩藪澤與牧隰臬並舉則澤臬是二字爾雅釋鳥鶉
鶉鶉郭注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是罌字去水從鳥
亦可與澤同則澤字去水作罌亦可與澤同通於臬矣故
荀子之罌牢後漢書馬融傳作臬牢臬陶之臬李邕作罌
大夫臬董子作大夫罌則罌與澤同亦與臬同可知矣顏
氏家訓以臬分澤外爲世俗書者非馬援傳注東觀漢記

曰馬援上書成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
白下入句入下羊按入亦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

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案趙相雍勸闕碑成臯令則
成臯二字亦爲白下羊矣孫叔敖碑收九臯之利隸釋云
澤去水而爲單則澤字亦爲四下羊矣范鎮碑綜罕陶甫
侯之遺風則臯字亦有作四下羊者矣孔憲碑泣踰臯魚
則從說文之臯从白从夆而變之也顧野王玉篇澤字古
文作臯薛季宣書古文訓禹貢震澤九澤二字皆作臯是
臯與澤古字形相近故其字亦相近也史記天官書其色
大圓黃澤蓋澤卽澤也臯字加水旁爲澤司馬氏必有創

硯鞋緒錄

卷四

三

見者矣余友晉江陳侍御名慶鏞云案石鼓文有夆字薛
釋作畀鄭釋作思郭氏云恐是臯字古老反竊謂
此文从白从大大白澤也白澤獸名當从郭釋爲正
據上下文當是獵獸之意則澤古本作臯字

或問算圓田圓球說者本於周髀圓出於方之義果何據乎
昌彝案如算圓田則田徑自乘取其四分之三有奇算圓
球則球徑自乘再乘取其六分之三有奇夫圓田者平圓
也田徑自乘者平方也平圓之算出於平方圓球者立圓
也球徑自乘再乘者立方也立圓之算出於立方周髀又
曰方數爲典以方出圓趙君卿注言之詳矣或問數之法
出於圓方注曰圓徑一而周三方徑一而匝四伸圓之周
而爲勾展方之匝而爲股共結一角邪徑適五爲方圓邪

徑商通之率此爲商高之說乎答曰此趙氏之說非商高之本旨也夫勾三股四弦五猶勾五股十二弦十三也何取乎伸圓之周何取乎展方之匝果如趙注之說則勾五股十二又將何所取耶况徑一周三乃圓內六角之周以弧矢攷之弧之合六而成規者其弧之弦卽圓徑之半六弦相併卽圓徑之三倍六背相併爲圓之周弧背必大於弧弦則圓周必不止徑之三倍果如趙注之說則商高此語當云出於方與六角不當云出於圓方矣或問後儒知徑一周三猶失之小故迭有改定後漢張衡曰圓周幕五方周幕八而後之說者則曰周幕十倍徑幕九章果足據乎答曰此說少廣注駁之已詳劉宋祖冲之以圓徑爲一丈則周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絲六七忽之間西洋人襲其說自謂爲千古未發之義甚可笑也且劉徽注九章一則曰徑五十者周百二十七再則曰徑千二百五十者周三千九百二十七祖冲之綴術一則曰徑七者周二十二再則曰徑百一十三者周三百五十五然則徑十七者周五十三有奇歟或問折短勾廣三股脩四徑隅五與兩矩共長折矩以爲勾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注曰勾股各自乘二十有五有異同否答曰三三如九九四十六並爲弦自乘之實共十五若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注曰兩

矩者勾股各自乘之實共長者並實之數此甄鸞所謂勾
三自乘得九股四自乘得十六並之得二十五開方除之
得五爲弦也二說義本相因或問趙氏圓注曰勾股相乘
倍之勾股差自乘併成弦實果何義也答曰此三四相乘
之數爲十二兩之併差實一爲二十五也甄鸞乃曰以勾
弦差倍之自乘爲股實正李淳風所譏苟求異端雖合其
數於率不通者矣凡李氏譏甄氏術錯者周髀一書凡七
見皆李氏是而甄氏非也或問趙氏曰或矩於內或方於
外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故勾實之矩以股弦差爲廣
勾弦併爲袤倍弦爲廣袤合此何體耶答曰此帶從平方

硯鞋緒錄

卷四

三

之法以倍弦爲長闊和者也趙氏謂觀其迭相規矩共爲
反覆互與通分各有所得故裁制萬物唯所爲之此周髀
圓方方圓所由設也要之圓外之方視圓內之方必加一
倍方外之圓視方內之圓亦必加一倍圓周之平方視圓
徑之平方必十倍而不足圓周之立方視圓徑之立方必
三十一倍而有餘此真方圓相通之率也若夫開帶從立
方有長立方扁立方之異鼈騰陽馬有立三角之名且有
帶兩從之立方皆商功少廣之成法近而易明者也

金壇段懋堂大令通古今之訓詁明聲讀之是非徵引鉤索
先成十七部音均表又著說文解字注十四篇其言說文

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其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詩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虞書曰至於岱宗崇詩曰祀祭於藁說字之本義也如商書曰無有作玆周書曰布重蓂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草木麗於地說薨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從宀豐之意易曰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字之義易曰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夬讀若詩施罟濊濊夬讀

若予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說經傳無不可通之處矣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段說與許書不合者其端蓋有六焉許書解字大都本諸經籍之最先者今則自立條例以爲必用本字一也古無韻書今則十七部以繩九千餘文二也六書轉注本在同部故云建類一首今以爲諸字音指略同義可互受三也凡引證之文今則別易一字以爲引經會意四也字者孳乳浸多今有音義相同及諸書失引者輒疑爲淺人增五也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引說文多誤韻會雖本繫傳而自有增改今則一一篤信六也其以意

也蓄作蓄也鑷作鏹也馱作馱也矜作矜也輻作輻也申
作甲也孽作茲也醜作醜也凡九十字其从心者皆作火
夨牽者皆作夨及筆畫小譌與傳寫譌者不錄焉近儒吳
縣鈕君樹玉常著說文新附攷說文攷異又著段氏注訂
雖不無偏見然辨段氏之失者亦有是處惜乎未能執段
氏之口也

尒疋釋器繩之謂之縮之郭注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
詩經正義引尒疋此文作繩謂之縮與今本異竊按尒疋
舊本當作繩謂之縮縮之也今本尒疋作繩之謂之縮之

乃後人轉寫脫兩縮字淺人遂以繩謂之縮之也文義不

覓桂緒錄

卷四

三

協故於繩之下增之字縮之下去也字使釋器原文有不
可解者詩經正義云尒疋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孔
氏必見尒疋舊本故云然也此文繩謂之縮縮之也與纆
呂謂之九罭九罭謂之魚網也繁謂之罫罫裂也罫謂之
學罫覆車也婦人之褱謂之褱褱綬也及釋水篇濫泉正
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汎泉穴出穴出仄
出也爲一例

近代休甯戴東原集卷三云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傳綴
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也如云鶴中者謂之正則正鶴之
分未考矣四尺謂之仞則築宮仞有三尺不爲及肩一丈

則爲及肩之牆矣滄深二仞無異洫深八尺矣其解釋字義不勝枚數以爲之駁正故漢世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

肅杜預及東晉枚顛奏上之顛作古文尙書孔傳頗涉乎

此廣量曰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爲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藪本聘禮記十

六斗曰藪藪二有半謂之缶此句無本缶二謂之鍾所謂

陳氏新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齊舊量蓋先王之制區

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從而詭更之釜登

一區則八斗區登一豆則二斗豆登一升則五升而鍾實

八斛茲用舊量之區豆釜用新量之鍾兩法襍施顯相棘

硯桂緒錄 卷四

无

謬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皆於古無本倍舉曰鈞

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鈞重六兩也不稽古訓故目之曰俗

儒近儒胡玉鑑孝廉著小余正注辨其非僞其識斷頗在

戴氏上而段君懋堂經韻樓集卷五與胡玉鑑孝廉書

云雖謂大著援鄭衆馬融韻達周禮注以正鵠中者謂之

正又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棗棗方六寸皆不與鄭康成氏

同又援太平御覽引藪二謂之缶證今本行有半二字句

二謂之豆證今本句四之誤鍾二有半謂之秉證今本奪

有半二字東原先師所詆訾者皆非本書之過足見細心

綜核之美矣又云大著援禮經杠三仞賈公彥疏土杠三
仞大夫五仞按此語本禮緯周禮節服氏正義引禮緯含
文嘉公羊襄十六年疏引稽命徵含文嘉皆云天子杠九
仞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廣雅司馬彪與服志及
爾雅釋文皆本之要之緯書多有不可信者其可信者康
成氏未嘗不用之矣大著乃以爲何必當四尺之證辨則
辨矣而未知此緯之無理也無論七尺八尺之仞患其難
用卽依四尺計之九仞至三丈六尺七仞二丈八尺不亦
太高矣乎周官九旗旣以物色爲尊卑杠之高瘁差次以

尺計足矣不必以仞計左傳昭十年齊侯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然則大夫於諸侯祇爭三尺耳楚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羊尹無字斷之日一國兩君其誰堪之但云斷不言數所斷有限禮緯依託貴多之文而不計其適用與否宜乎漢人注經不之用也仞或言七尺或言八尺以考工記匠人澮廣二尋深二仞斷之固斷非廣深皆十六尺而異其名仞之必爲七尺可定矣東原師所謂不勝駁正者詳此可見一斑東原師意謂漢志所載者乃真小爾雅今入於孔叢子者則後人所爲如僞家語僞古文僞孔傳僞孔叢子皆未嘗無所因襲今足下爲之注以發明之亦未爲不善僕亦校訂一二以貢於左右焉 昌彝謂戴氏痛詆小

尔正非古小學遺書殊爲非是史記孔子世家鮒孔子八

世孫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陳下

子李嬾孔叢子序云秦并六國名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

傳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新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亡乃與

王聘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此與史記說異當

硯鞋緒錄 卷四

從史記爲確又漢書儒林傳作孔甲孔叢子云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是孔鮒字子魚亦字子鮒又稱孔甲歟若中興書目謂孔叢子一名盤孟然漢書藝文志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應劭注云黃帝史或以爲夏帝孔甲田蚡傳蚡學盤孟書孟康注兼儒墨名法者也據諸說則孔鮒明非盤孟也 按孔鮒生當陳勝

之時適當秦季則與大毛公相先後小尔正之釋公孫碩

膚及鄂不韡韡說與毛傳合則其師傳之各有所授亦各

有所合可知而其他訓莫不原本蒼雅發明古義戴氏以

爲皮傳掇拾者非通論也且魏漢諸儒解經多據小尔正

鄭康成亦注云由用也詩箋云肆犯突也儀禮注云素故

也曲禮注云跋本也周官注云蠲潔也孝經注云資取也

此皆與小尔正之訓合毛公詩傳多本尔正爲訓詁未嘗

標舉尒疋之名鄭君注經本小尒疋不必標舉其名亦其例也亦有舉小尒疋文而惟稱尒疋者一見許氏說文一見王肅周官注是可證漢晉人亦未嘗棄小尒疋也說文引尒疋云魑薄也王肅注引尒疋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藥藥方六寸又文選注引尒疋如戴說謂鵠中者謂之正正鵠之分爲未疋亦皆作尒疋若不知此當日經生各據其所聞言也鵠中爲正之說鄭衆馬融王肅注經者咸據小尒疋惟賈逵謂鵠居正內則與諸儒異其謂正鵠爲一侯則與諸儒同若鄭君康成分采爲正皮侯爲鵠乃爲鄭氏之義鄭說各有所取則諸儒亦各有所取也釋經者各求其是而已尊諸家而棄鄭說

硯桂緒錄

卷四

三

者非也尊鄭說而遂棄諸家者亦非也况古訓一字而有數義夫八尺七尺爲仞之制各據其所聞言也而四尺曰仞之說則裴駙史記集解及陸氏莊子釋文據之矣豆區釜鍾新舊之量已見左傳小尒雅舉舊量之豆區釜而復舉新量之鍾者省文也且於舊量之用豆區釜新量之用鍾者已足以包其餘戴氏謂其兩法襍施無乃過乎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豈可因諸家詁訓偶未引及斷其爲無所本緩錡並重六兩一見說文一見周官鄭注賈逵以錡重六兩爲俗儒俗儒者謂許鄭乎許鄭大儒非俗儒也然賈逵所謂俗儒者說本馬融馬融尙書呂彤注云俗儒以

鈔六兩爲一川一川二字無所本故目之曰俗儒呂形恐
疏可以參考賈逵識斷未精曉曉罵人戴東原氏亦從而
附和之耶昌彝謂小余疋一卷實爲詁訓之舊不必目爲
皮傳掇拾之書近儒胡氏玉鑑爲小余疋注其識斷實在
戴氏上然義尙未盡昌彝爲之博稽其說並補其所不及
小余疋逸文可考者漢書藝文志小余疋一篇而無著撰人
名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小余疋孔子古文也謂之小
者蓋廣余疋之未備附余疋而行故稱名小也館閣書目
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之第十一也自世之目孔子子爲
僞書乃並小余疋而亦斥之矣然其逸文見於他書所引

硯鞋緒錄

卷四

三

爲今本小余疋所無者特錄出之如柎謂之柎械謂之柎

見陸氏
易釋文

祭山川曰祈沈

見考工記釋
文引劉昌說

盥澡也灑也

見莊子
釋文

碩遠也兔之所息謂之窟

見唐沙門系應
一切經音義

大而白頭謂之

蒼鳥

見酈道元
水經注

凡此皆小余疋佚文爲今本所無者也

小余疋兩手謂之刵兩刵謂之升升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
區四謂之釜注舊制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
區爲釜六斗四升也齊陳氏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
爲釜十釜爲鍾與今同昌彝按小余疋文舊本有誤脫舊
本只云兩手謂之刵刵四謂之豆無兩刵謂之升之文今
據賈氏陶人疏所引酌補之賈疏引小余疋云刵二升二

芻爲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據此則小尔疋原文必無兩
芻謂之升之文賈疏於兩手謂之芻之文誤爲兩升謂之
芻而兩芻謂之升又誤爲二芻爲豆且刪去升四謂之四
字徒亂文法轉不可通小尔疋舊本雖有脫誤今參用賈
疏按義正之庶讀者可以互證矣

諷誄二字有別論語誄曰之誄當作諷蓋諷禱生也誄死諷
也說文諷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引論語云諷曰禱于上下
神祇从言聃省聲又說文諄諄也从言耒聲據此是論語
之誄當作諷不作誄

詩鴉鳩其子在榛釋文榛木名也說文榛木也一曰藪木也

硯桂緒錄

卷四

三

徐鍇繫傳楮字云說文無榛字楮卽榛字昌彝按一切經
音義引說文榛叢木也此唐本說文有榛字之證徐鍇謂
楮卽榛字殊爲武斷

鄭康成有難臨孝存周禮人所未見東晉後書佚



